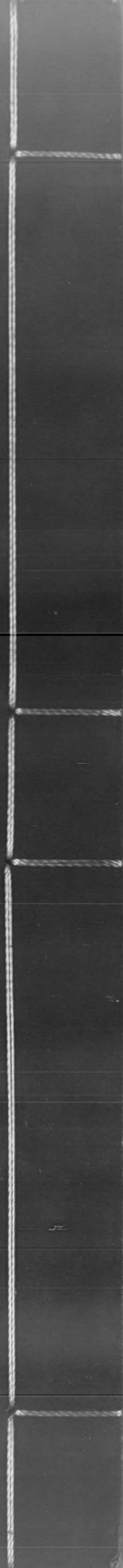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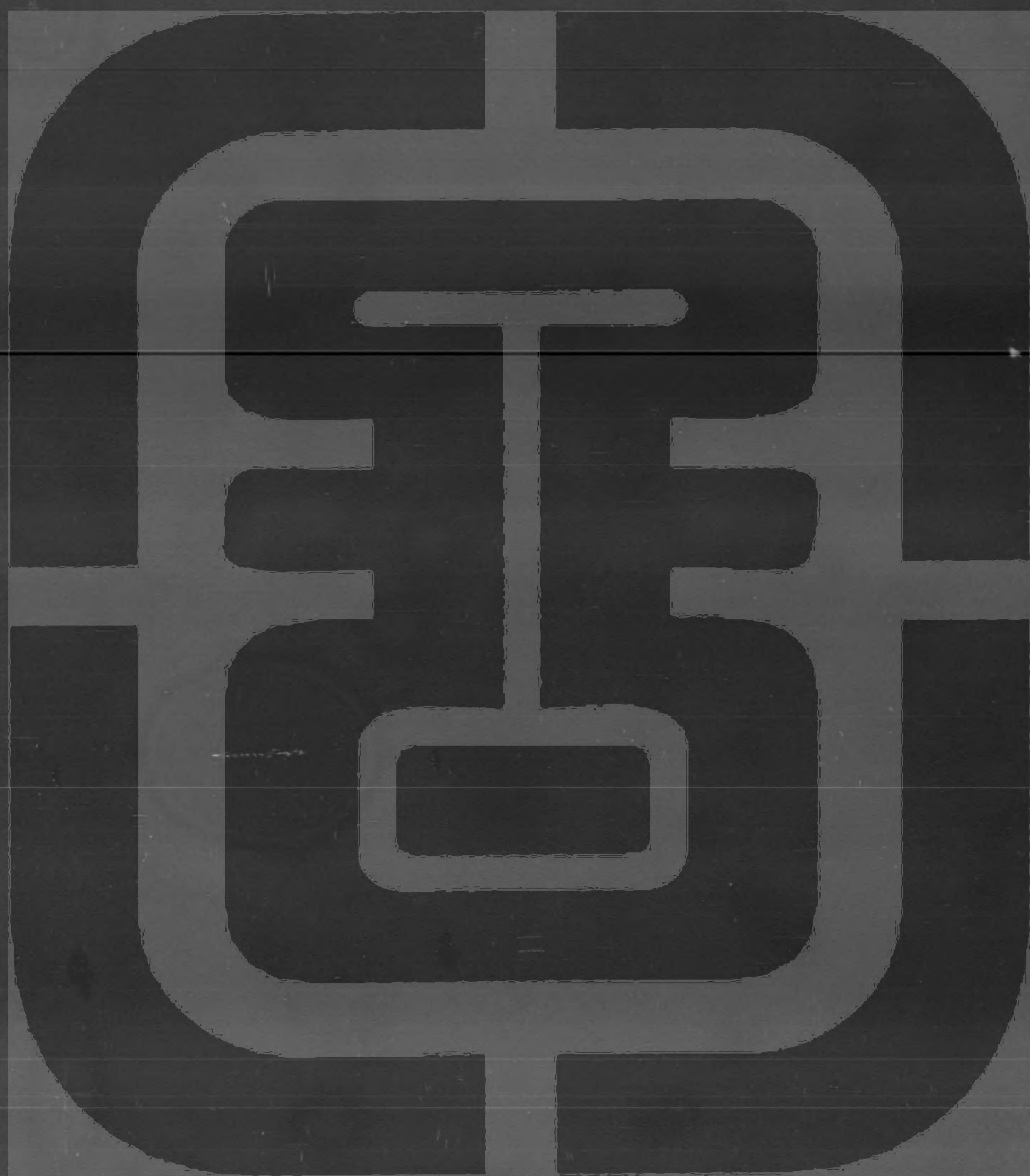


三期



列傳第二

陳書十八

散騎常侍姚

恭

撰

沈衆

素必

劉仲威

陸山才

三贊

章戴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族

梁書 黃門侍郎衆好學頗有文詞起家梁鎮
衛軍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
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
文德殿帝令衆爲竹牋賦成奏帝善之拜勅答
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當陽公蕭大心
爲鄧州刺史以衆爲限內記室參軍尋除鎮南
湘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
魏還遷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
景之亂衆表於梁武稱家代所隸故義部曲立

在吳興求還召募討賊衆武許之及景圍臺
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頓于
小航對賊東府置陣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
於城內遣授衆爲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於
景景正西上荆州元帝以爲太子中庶子本州
大中正尋遷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爲西魏所虜
尋而逃還帝承制授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
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
故高祖以衆州里知名其甚重之賞賜優渥超

於時輩衆性老晉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
分遺其曰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
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
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
飯獨噉之朝士其謂其所爲衆性猶忿於是忿
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不
令改至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
中品物死時年五十六

表必字文洋左光祿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幹

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釋褐貢外散騎侍郎歷

諸王府佐侯景之亂必欲求爲將是時必兄君

止爲吳郡太守梁簡文初必爲東宮領直令往

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必率所領赴援

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之乃自會稽東嶺出

淦城依于鄱陽嗣王蕭範範卒必乃降景景平

王僧辯表必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僧位

以必爲侍中奉使於齊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

流必自齊從梁永嘉王蕭莊達琳所及莊僭

以爲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必與琳輔
莊至子橋口，琳軍敗，衆皆奔散，唯必獨乘輿舟
逃，乘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
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詣闕請罪，又帝深美之，尋
授寧遠將軍，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還
軍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六中正，聘于周使。
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高宗入
輔，以必爲重。旌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
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曼華曰：『吾生於齊，死於周，無
功。』

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分其
子述，必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
夫。諡曰質。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蚪，齊世以國子博士
徵，不就。父之遴，荊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
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尋遷莊後
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仲威從弟唐
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身，梁安西湘東王長
史。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軍功官至給事黃

門侍郎、湘東太守。荆湘陷後，依于王琳。琳平，文帝以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仍領其舊兵，尋爲大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自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大建元年卒於郡。時年四十三，贈左衛將軍。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弼，齊梁尚書、永部郎。父汎，散騎常侍。山才少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續續也。館並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

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擒歐陽顛，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乃鎮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績，余孝頃自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于周迪。擒余孝頃、李孝欽等，遣山才自都陽之樂安嶺東道。

陸王才
甲口亭使
考所
金口

送于京師除中書侍郎復由樂安嶺綏撫南川
諸郡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貞威將軍
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
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
衆變於宮亭湖由是山才獲反除貞威將軍新
安太守為王琳未平留鎮宣陽以捍東道入為
台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
事侯安都討留異山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
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為鎮東始興王長史

帶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未拜改授散騎常侍
兼度支尚書滿歲為真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
為軍司迪不復職余孝頃自海道龍濟安山才
又以本官之令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
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尋後散騎常
侍遷雲旗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
卒時年五十八諡右衛將軍謚曰簡子
王質字子貞太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
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補國子周

亭

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
殿中郎遭母憂居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
宮領直累遷中舍人庶子太清元年除假節寧
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侯北伐及貞陽敗績
質脫身逃還侯景於壽陽燒逆質又領舟師隨
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
宣陽門外景軍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剪髮爲
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拔京邑軍據南
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京城陷後西奔荊州元

瑱

帝承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太守俄遷侍中
尋出爲持節都督吳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吳
州刺史領鄱陽內史荊州陷佐鎮鎮于淦城與
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臨之質率所
部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
令鎮信安縣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踰嶺
出豫章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
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
文育啓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

文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為揚州刺史以
質為仁威將軍驍騎府長史工八嘉三年除晉安
太守高宗輔政以為司徒左長史前軍如故坐
公事免官尋為通直散騎常侍西臺太府卿都官
尚書太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中官諡曰安子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歡梁開府儀同
三司永昌嚴公父政梁黃門侍郎載少聰慧篤
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
書不專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長博涉文史

沈敦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公曹參軍遷太子
舍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
書侍郎尋為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
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下淝城而魯悉達樊
俊等各擁兵保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為假節
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甲事高唐太守仍
銜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
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會于梁山景平
除冠軍將軍尋為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

撫留異陳寶應等仍授信武州雷下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六月輕兵追襲載未至而載先覺入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立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較以長鑠命所親監之使射又六月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中所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以拒敵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剋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翽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

帝帝救載解兵載得書乃以其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族弟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虞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永定元年除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二年

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將
軍如故大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
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言
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離門者幾十載大建中
卒於家時年五十八

載族弟勰字子羽少有志操祖愛梁輔國將
軍父乾向汝陰太守勰弱冠喪父哀毀甚至養
母撫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稱高祖爲南徐州刺
史召爲征北參軍尋監義興郡永定元年授貞

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
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

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

軒則

并殿俠侍翹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

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

嘉二年預平王琳之功封清源縣侯邑二百戶

太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子宏字德禮

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亡入隋

史曰昔魯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

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郝鑒
之輩温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指紳素舉
抗敵以衛社稷立勳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
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去既身逢際會見仗
於時主美矣

列傳第十二

陳書十八

列傳第十三

陳書十九

沈炯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虞嘉勗 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六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
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釋鴉
王國常侍遷為尚書左民侍郎出為吳令吳景素之
難兵部太守袁君正入授京師以炯監郡京城

隋高祖宋子仙據兵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
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聞
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子仙
愛其才終逼之令當書記及子仙為三僧辯所欺
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醜所獲者鐵錢
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之牧皆
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
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
為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盧氏一行簡並
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
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為
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黃門
侍郎領尚書左丞荆州陷為西魏所虜魏人甚
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
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
遊時有文章隨即奔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
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
聞崑崙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

亦無浪伏惟陛下降德倚蘭纂靈豐谷漢道既
啓神仙可望射之果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
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
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
零落茂陵玉椀死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
膺膺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
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
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微福奏
訖其夜燭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燭便以

積事陳辨聞有人言甚不惜汝卿還幾時可至
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約秦二年至即除
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知通直散騎常
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許文惠嗣
父表曰臣嬰生不幸詔冠而孤母子零丁兄
弟相長謹身為養在 不擇 營官成漢朝 亂
臣言危履險自死 生重 負誅 莫甚 冥冥 餘
臣母子得逢 皇運 臣母 妾劉 今年 八十 有 臣
最母 妾立 七十 有五 臣明 弟姪 汝自 無入 妾立

竟孫又久亡恐兩安公侍養
之餘臣一人尚帝以臣
之孤亮養臣以州里不欲
便頓居草萊又宿以矜
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
三休沐臣之屢披丹
書頻冒宸鑒非欲無以違胡
是遠離畿輦一也所以
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
讀家書則懼後言溫
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
居養意邦之司古若
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
從獨身始許哀教內
侍近臣多采此旨止以選
賢與能廣求明哲赴
趨荏苒未始敢才而上玄
降及奄至今日德音

在耳墳土遽乾慙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
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志塵觸伏惟陛下
睿哲聰明嗣興一卜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
求天仰歸帷宸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霽
然由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
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感維情深
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
侍養雖周生之恩每欲弃官戴禮垂文得遺從
政則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為獨步職

呂壽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
景業顧茲寡薄兼經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
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綬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
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
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焯宜
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
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
欲使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
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於吳中時年五十九文

帝聞之即日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諡曰恭子
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坡會稽餘姚人也得權梁廷尉卿永

嘉太中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

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圍侯太常陸倕倕問五

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

又嘗見詣徵士何胤時太仆衡陽王亦造焉胤言

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

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

漢書卷之辭以年少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
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
參軍兼丹陽詔獄正以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
三勅乃製碑表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嘉為士林
學士嘉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
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
唯嘉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吏見
重當時號為清白尋大領著作及侯景之亂嘉
年親歸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會人如故臺城

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貞陽
侯叔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也嘉時
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嘉書曰喪亂已來賢
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惟新
廣求英雋豈可栖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
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選也文帝又與書曰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
業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邪
必願便尔依裝且為出都之計唯遲披覲在於

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
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初荔母隨
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
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
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懇
諫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
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
依陳寶應每言豆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
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
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
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
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
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
乃勅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
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
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

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掌驛兩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

瑞兩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教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為會稽太守引寄為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相東王諮議參軍加員外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運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

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
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
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
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
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
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
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
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
信曰相君之背也貝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

智士寄正色曰覆麗騎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
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
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
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
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
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
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
致書於明將軍使居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
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
填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
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
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
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
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
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節興師援旗誓
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
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 里子皆願荷戟

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
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
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
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
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
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
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
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
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

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
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
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
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
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
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
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而者陳氏也豈非歷數
有在惟天所授當壁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
入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

之彊戾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
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校身異域瑱則厥角
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
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
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
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弃瑕忘
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
潘純庵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

牙曾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繡罪異
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
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
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
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
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
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
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
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

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疆孰
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
令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
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弃墳墓捐妻子出萬
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
甚明七也歷觀前古監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
相尋餘善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
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
拒天子之命疆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

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
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弃天屬
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
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方屈懼誅利賞必
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勢此又其事甚
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
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旰匹夫之力
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
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廿六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

穎顯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
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
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
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
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
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
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
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

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
安名與金石相敵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
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缺鉞之誅
甘之如齋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
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為寄有民
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
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
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
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

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
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
慧標貴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
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
至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
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
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
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

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暫屈卿
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
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
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
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即
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竝不就乃除東
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
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
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

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
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
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
弟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蒞書氣輒奔劇危殆者
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暮年數月便
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
屢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
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
靡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

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之筆遺亂多不存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
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為其姑所養六歲
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傳極經史尤善佛經
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
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
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
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

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
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喜之將引薦於朝廷
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瑤瑒乃留書二萬卷以
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
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極高愛山林者以伊呂為
管庫束名實則藟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
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
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

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天
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
故竝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
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
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
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
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
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茨茅而居焉每王公
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每

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
黃能視閭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
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
年卒時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異即署之薄
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
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籌沈密盡其
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列傳第十三

陳書十九

列傳第十四

陳言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
 郎父洽參侍中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
 褐著作佐部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為長城令
 正號廉平太子是鄉里嘗言詣仲舉時天陰雨仲

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箐蕭鼓之聲箠而文帝至
仲舉曰共之六深自結計文帝又嘗曰飲夜宿仲
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祗承益
恭侯景之命以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為吳興
郡守以仲舉為郡丞與顛川庾持俱為文帝賓
客文帝為宣毅將軍以仲舉為長史尋帶山陰
公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
尚書封侯安縣侯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
書其年遷言古僕射并陽尹參掌並如故尋

文

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
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
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秋滿解尹
是時大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
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
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
詔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
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
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

佞竝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竝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刀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凡

驕閭凌傲百司渴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衮韓子高最介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直承顧託以朕沖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皆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丘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

竊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竝有據
驗并剋今月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徽左
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竝知其事二
三覺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令大慙
克殲罪人斯得竝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
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湯竝
所不問仲舉及郁竝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
諸男女以帝劫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

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摠
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
還鄉文帝元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
本名蠶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恒執
備身刃及傳酒多文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及
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
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
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
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

育鎮北鄴香嚴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
自北門出舍卒闔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
帝所在唯子高在因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
往見文育反命酬於闔中又往慰勞衆軍文
帝散兵稍集子高引道守八文育營因共立柵明
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
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
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
招縣子邑三百戶王琠至于柵口子高宿衛臺

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
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自外散騎常

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魏收安都頓

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營單馬

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

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

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為彊盛

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

并前四百戶六年徵為右衛將軍至都鎮領軍

育鎮北鄴香嚴寺張彪自刻縣交還襄城文帝
自北門出舍卒闔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
帝所在唯子高在因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
往見文育及命酬勞於闔中又往慰勞衆軍文
帝散兵稍集子高引道守八文育營因共立柵明
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
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
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
昭縣子邑三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衛臺

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
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自外散騎常
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
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營單馬
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
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
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彊盛
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
并前四百戶六年徵爲右衛將軍至都鎮領軍

卷之七十一 陳書

府文帝不豫人侍醫曹樂廢帝即位遷散騎常侍
右衛如故移頓于新安寺高宗入輔子高兵權
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
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
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
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日入省執之送廷尉其
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
竝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

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
為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子景平文帝為吳興太
守以皎為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
於簿領及文帝平杜舍龍以配以人馬甲仗猶為
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食時兵荒之後百姓饑
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為暨陽山陰
二縣令文帝即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
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王琳東下皎隨侯
瑱拒之琳平鎮淦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

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
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十除假節通直散騎常
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貞監江州尋詔督尋陽
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
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迪謀反遣其兄子伏甲
於船中偽稱賈人欲於滄城襲皎未發事覺皎
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
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
太守進爵爲侯增封戶五百戶未拜入朝乃

授使持

節都督

湘州刺史

常侍

將軍

如故皎起

多兵出所得並入朝
不糧運竹木
轉其衆至
于油蜜脯菜之屬
具不營辦
又征戎川洞多
致銅鼓生口並送于
上
帝即位進號安南
將軍改封重安縣侯
食邑二千五百戶
文帝以
湘州出杉木舟使皎
督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
艘并請水戰之具欲
以入漢及峽韓子高誅後
皎不自安繕田聚衆
從厚禮所部守宰高宗

命敗送不艦金翅等推遠不至光元元年密啓
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爲許之而詔書未出
敗亦遣使旬引周兵入崇奉蕭歸爲主馬甚
威詔乃以兵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龍
之是時慮敗先發乃兵則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
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昱率衆五
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
別從安城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
別從宜陽出澧陵往俚龍表出其不意并與涪

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是
時蕭歸遣水軍爲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
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
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歸授敗司馬巴州
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在蠻奴巴陵內史潘智
度岳陽太守章昭達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
錢明並隸於敗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敗下因
爲之用帝恐上流守立爲敗局惑乃下詔曰
賊敗與皇微賤特逢稟權任據藩牧屬當寵寄

昔斯造育興構茲謀樹二蕭氏盟約彭露鴻壽
存心志危宗社為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
豕突鄂鄂逆天反地神忿嫉征南將軍曰果安
南將軍明徹鄂州刺又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
力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不殄獻
捷相望重氛載廓三
是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
湘巴二州凡厥為賊所逼制預在兇黨悉心皆不
問其賊主帥節相稟訂開恩出首一同曠蕩先
是詔又這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成步出

湘東以襲敗後時皎陳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
隨三師相持不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
巴郡因便風一戰溘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
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
悉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沒
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
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數僧朔單舸走過巴陵
不敢登城徑奔江陵北跋定等無復船渡步趨
巴陵巴陵城邑為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

不得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
 匹送于京師咬當曹慶錢明潘智度魯閑席
 憲略等四十餘人立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
 劉廣業獲免戴僧淵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
 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
 討恒使僧朔領眾立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為
 南丹陽太守鎮採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嚴
 下出戰為賊斫傷偏脚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
 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

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為逆伏
 誅於江陵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偽署左衛將軍
 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陀琳敗文帝以配皎
 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
 郡守潘智度純陀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為巴
 陵內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
 張彪主帥慧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咬官至
 都守立伏誅章昭裕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
 弟曹宣高祖甚信臣任蠻奴嘗有密啓於朝廷由

是並獲宥

史臣曰：善子高華，既雖復統筭小器，與臺未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於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竒以腹心，不論胄閥。較早參近，既嘗預難，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較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豈自矣。

列傳卷之十四

陳書二十一

24419.1



H953.2
4363

